



受祐堂集目錄

析城張泰交



卷之三

為邑

下

審趙必卿爭贖園地

審楊向東強占地基

審馬氏論應軍差

審楊鼎阻撓釘棺

審畢典得犯夜

審楊學柱等互控水道

審楊運廣債逼人命

審趙應先悖主

審馬姓賣奴

審趙天祿強婚

審李天縱奪馬

審張應奎叔姪索契

審楊起昆姦拐

審楊亨控兄

審陳德秀頂丁

審趙國昌園地

審戴乘鳳爭產

審段貴侵占墳地

審馬上相因姦被殺

審王若文刁詐

審李文龍爭子

審張國琮控女

審李如會霸業

審趙甲先奪箱

審楊為霖索詐

審王國寧等爭舖

審張易先重售

審楊極繼嗣

審何蔚拆牆

審曹與賢逼勒致命

審楊輝正私賣

受祜堂集卷之三

為邑下

長永郡
振鐸西
諸子也

析城張泰交洎谷

審趙必卿爭贖園地

審得趙由園地原係段氏同子受祿賣與趙繼科而繼科轉賣與趙由者也契內原有有力取贖無力加添之語然而加添已數次矣但執有力取贖一語則趙由將樹竟伐完似屬不合然此產歸趙由將三十年拱把者亦已昂霄矣加以斧斤亦未為過姑念段氏孤苦着趙由再量行加添以為老婦棺木之費至兩次轉賣竝無

必卿之名何得議贖議添爲無干之訴耶逐出此案票批着中証議明量加給段氏立契回覆蓋以必卿假段氏爲名而段氏未必知也及段氏到案細問據供小的產業與必卿何干或贖或添小的與小的兒子商定了再講等語則趙必卿之慧空構訟而約總之徧狗彰彰更明矣均加責懲銷案可也

審楊向東強占地基

審得楊洪功下關之民而楊福受則下關舉人趙鴻猷之僕楊向東則福受之子也洪功先年逃居外境遺有房一所地基一塊在福受房屋之東向東遂東向開門道出洪功之地基焉乃福受之古路則原向西也洪功回籍於地基建房而向東之新路塞矣然洪功未嘗侵向東之地基一尺一寸也爲向東者仍向西走固其所也卽不然而東則便西則不便亦宜以情相求或讓或買從則其情不從亦無罪乃不此之圖而于洪功築墻

之時率其黨毀其墻何其暴哉蓋其意有一主人橫據于中謂力可恃也何有于情理洪功控縣批發証隣福受父子不聽處分謂鄉紳之僕豈隣里鄉黨可得而過問者回覆親審原被干証如出一口公道在人趙孝廉固不得以無理狗奴僕而本縣亦安得以無理狗鄉紳乎乃孝廉則又稱地基係楊門公共之產洪功何得獨有果爾則向東可原也及訊楊會東等則稱此地係分與會東一枝者而會東又轉賣與洪功設係公產賣日當爭等語而孝廉又謂會東之契書安在本縣訊福受

之契書安在夫公共者無契書而獨分者必欲得契書而甘心耶被証張毓然楊有明又稱在外和處已有成說洪功不遵等語問其成說如何則云向東房東仍有路可通係楊會東之業議價二兩原被均出以息此爭獨不思洪功建自己房爲他人買路此何說也鄉人和事之陋俗無足深怪斷令洪功任意修理向東向楊會東買路亦聽之仍走古路亦聽之本應重懲以儆橫惡姑念鄉紳之面從寬釋放可也免供存案

審馬氏論應軍差

白寧希軍頭也將馬氏之夫白逢美報爲班役逢美出外而馬氏具訴此其情也乃羅砌成款皆不干已事意在聳聽除已往俱不究外止就事論事百姓二大枝耳長枝五人次枝十人寧希長枝也馬氏次枝也兩半均應以少敵多寧希不爲無理况兩枝輪當三十二年已到次枝而長枝又應則三十三年呈報次枝豈得爲過乎本應重究姑念愚婦從寬至其應差無一定之規終於葛藤斷令次枝十丁之內撥與長枝三丁其軍頭例

得免差則是各爲七丁之數一年一輪無偏重偏輕賣
富差貧之弊可永杜訟端矣立寫合同批明分給存案
可也

審楊鼎阻撓釘棺

葉榆惡俗人死則族黨親戚索孝帛索酒食甚而至於
報宿怨逞私憤停尸而不得殮裝棺而不得釘及發引
而不得入墳毆孝子毀器物肆行無忌久矣本縣下車
以來嚴加懲創此風頓息何物楊昇楊鼎復敢橫行耶
原告楊氏楊貴妻也貴病死七日不得釘棺則貴之伯
兄楊昇楊鼎阻撓其間也昇鼎與貴同父異母貴則庶
母何氏所出敗蕩不立投身營伍挾營中之餘威以制
其兩兄匪朝伊夕積怒深怨所不待言但貴又入甲爲

民十年於茲同其子編審入冊矣爲昇鼎者果有未清之產當言之于此十年之內乃寂然無聲而于貴身死之日百法刁難言貴生前賣房一所係與鼎公共管業者今必令貴婦贖房還業而後棺得加釘噫橫極矣庭訊之際昇則訥訥然不能出諸口其出諸口數語皆受鼎之指授者惡猶未甚也鼎則供稱楊貴姓何不姓楊係小的父親與何氏苟合竝無三媒六証如今釘棺恐何家說話等語又稱當年貴投身張提督大兒子混名大太歲將小的面分之房賣銀六十五兩說與了大太歲了及逆屬起發貴亦同往又索小的銀六兩作路費因此不甘等語及問里長則貴丁名楊貴其子楊芳春與昇鼎同里同甲也竝無何貴何芳春之說再問約總街隣則羣言貴與昇鼎有嫡出庶出之分實係同父昇鼎之繼母亡三子披麻執杖無有二也噫橫極矣楊貴果姓何矣當年何以賣楊門之房果姓何矣起發之日鼎何以送路費六兩且果姓何矣而今日者何自何而楊自楊何姓人死而楊姓不令合棺非所謂馬牛其風耶總之楊貴投營賣房或有未清而鼎遂以暴尸爲復

怨之舉至七日不得蓋棺當堂口供則又自相矛盾而
不之顧楊鼎責三十板以爲合縣惡俗之儆楊昇附和
楊鼎念其愚頑減責十板押令楊氏卽刻加釘收葬至
賣房前事未加研審是否應賣鼎未有訴不必問也再
查楊鼎卽本縣役滿兵房楊元鼎倚恃公門輒敢橫行
革役入甲永不復用存案

審畢興得犯夜

花甸哨頭畢興得夤夜入張爲任之家細審情真據供
神會人雜故爾巡查夫神會在慶洞庄矣與花甸哨何
涉卽曰巡查何至二更三更入人之家乎又供從寺中
回路過張爲任之門聞有外鄉人語音故爾一問及訊
趙濟則稱興得從寺還天方晚也豈天方晚而出寺至
二三更而方過張門乎地僅一二百步爾何跬步不前
耶且爲任之家在北興得之家在西何順路之有巧語
如簧總不能爲興得解也蓋興得倚恃哨頭橫行州里

前此犯賊被控曾經重懲第以哨口緊要姑留應役乃
怙惡不悛仍行姑息是縱虎噬人也責二十五板即日
革役其哨頭另行公舉追照存案

審楊學柱等互控水道

看得楊學柱楊會南等之互控水道一案也緣礮溪有
南北二村傍海濱而居相去半里許其西爲大路自西
而東有田埂焉直抵北礮溪之背溪水灌田從埂起處
分爲南北二流各傍埂爲渠蜿蜒而下乃埂之中脊復
有南北一通衢而埂之凹其寬與田路等埂凹處北渠
之水復渡埂而南以灌南田本縣以他事過其地北礮
溪人民楊學柱等口稟南渠灌南北渠灌北掘北水以
灌南田有傷風脉本縣以其言明捷遽命以土阻之而

受補堂集 卷之三
南磻溪楊會南等遂有朋黨殃民之控矣親詣覆勘乃知埂南之水溉道東之田而止道西廿有餘畝歷係埂北之水越埂而灌之間之耆老言已多歷年所矣風水之說杳茫而不可憑况埂上通渠匪朝伊夕以爲有碍風水豈待今日乎與其阻之而生訟端不若仍舊之爲了當也命渠無太寬亦無太深下通水道上覆石板埂既不缺田亦可溉兩造之嘒嘒可以俱息矣

審楊運廣債逼人命

審看得趙升賢之母自縊而升賢以楊運廣強姦其母羞而自經具控捕廳詳解前來細加確訊楊運廣則稱升賢曾揭借已之銀錢前往索討文約可憑而干証熊銀匠則稱路過其門三人扭作一團強姦之語未聞也又據升賢供已從斗會歸與其叔趙宗某聞其喊聲拘問趙宗則稱未聞喊聲聞似猫踏碗盞之聲曾向升賢言爾房中何聲隨赴斗會而去強姦不聞也又據升賢供其母曾往其叔家訴說叔他往母亦卽回其孀母

周氏隨後看望而母已自縊卽拘周氏訊問則稱楊氏曾到其家其夫他出而楊氏竝無一字言及強姦也據熊銀匠趙宗周氏三人之供吐則強姦漫無實據明矣乃運廣之索銀扭打在熊銀匠喫早飯之前而楊氏之縊卽在熊銀匠喫早飯之後明係蕭然四壁而復爲債逼窘辱難堪遂爾投繯而升賢遂爲無情之控也其母已死姑不深究至楊運廣以私債逼人至死法不容貸重責當杖其借銀文約銷毀竝帳內所借之錢一概免還再斷銀六兩以爲楊氏燒埋之用給付升賢具領存案至鄉約亦以強姦具報及問其何所憑據則據升賢之報以爲報無知寬釋

審趙應先悖主

趙應先悖恩叛主析居於外十有四年矣有女一亦係
主人抱養他人者原將以配應先之子也女有疾應先
別賣爲其子另覓佳偶已無人心矣况主人所養之女
可以擅賣乎出言不遜忤觸主母法難寬宥念其身有
癱瘓薄責五板而其子喊叫于庭橫惡無狀寬殘廢之
應先而重責惡少或以爲背主之戒或以爲棄妻之戒
總不枉也至已賣之女其身價令分而爲二以半歸主
母半歸應先聊作十四年養育之資存案

審趙天祿強婚

蘓文烜之女許與董姓之子爲婚於今年六月二十六日已納聘矣乃七月初四日趙天祿復行禮于蘓門文烜拒而不納天祿控捕廳文烜控縣細加審訊蓋先是文烜妻進城探親有張紹唐者與天祿之子作伐烜妻寫其女八字付之付八字者合婚也非卽定婚也蓋合則行不合則止耳故今年七月初一日令紹唐通信聞女許董門而天祿卽止也設以八字帖爲許婚矣天祿肯卽止乎何物張之俊者星夜到天祿家催令送聘言

遲則爲他人所奪夫結姻出乎情願他人焉得而奪之
及天祿果爲所惑而納聘蘓已納董聘矣揮之門外固
其所也且初三日烜妻死初四日納采此何爲者誅之
俊之心蓋謂付八字者烜妻也妻死而誣以許婚夫孰
從而辯之庭訊之俊據供小的與蘓家親見文烜姑娘
言董家不好你快回去教趙家送禮要强似董家的事
便可成等語噫婚姻何事也趙强董轉而許趙安知不
有更强于趙者乎之俊借此喪心病狂之言以惑天祿
而欲奪人之婚重責何辭乃天祿猶謂董聘至今未接
謂已婚已許夫未許天祿不待辯矣至之後供內趙家
要强似董家之語設董家未送從何見强此不待智者
而辯之也天祿猶嘵嘵不已言必求作主女歸已子不
然出乎反乎是成兒戲等語夫婚姻之禮寸絲爲定卽
令口許果真而不接一物亦復何所憑據乎楊清佐者
董姓媒妁也供吐董姓求婚納聘語言禮物甚詳天祿
謂其賄囑乃强似董家一語又作何解耶趙天祿聽信
張之俊强行納聘不合查係營兵移營究治結案

審李天縱奪馬

生員張星之控李生天縱也緣星曾賒取天縱綿花價
值五兩立有限約而星復分三兩之花於楊生聖治天
縱向星索銀已完二兩而三兩之數星向聖治索取聖
治乃同楊生聖祚等立三兩限約于天縱則已與星無
涉矣不意聖祚久不完銀而天縱復將星馬牽去星遂
具控以兩造俱係子衿批行儒學抗不相下學師親繳
原詞協同庭訊天縱嘵嘵以張生限約爲詞夫使天縱
不收聖治之約則此五兩者不問之星而誰問乎業收

聖治限約而復奪張生之馬于田間小兒之手橫行極矣卽令欠銀果在張生亦宜鳴官乃捨去其馬曰此係花銀所買者也設花銀完納錢糧亦可以劫官庫而掠之乎楊聖治久欠不償又稱張生先年欠伊傘柄銀兩欲以此抵之旣抵傘銀不合又與李生立約窺此意也分花之初已有圖賴之心矣士貴有耻何皆無行至此耶天縱移學懲治以儆澆風聖治勒令完明限銀而天縱又稟加息查原約無如遲加利之語雖貪何濟馬令張生領回

審張應奎叔姪索契

審得張溥與張濂堂兄弟也張應奎乃濂之嫡姪而溥子應星則濂之從姪親疎分定遠近昭然濂在日無子應奎襁褓之中卽主濂後此固旁枝不得過而問焉者也濂家道素封於將死之時諸從姪如應星輩均與田一坵以爲讀書燈油之費可謂厚道出於常情之所未有者奈應奎於父死之後各不肯與致應星父子控之儒學斯時也學官當以違悖父命治應奎之罪而令其還田法止此矣何濂許一坵而竟斷給兩坵耶彼時濂

妻盛氏有俟身後再與一坵之語其不得已之情亦可見矣今年正月氏亦身故遺有家僕趙采身價三十兩應奎令其贖身以爲葬母之費已收二十兩餘十兩付契找足乃應奎將契與溥同觀溥遽奪其契以爲質而索前田應奎央約總趙思忠等索之再四溥始言應奎有文契被婿張繼升盜去數紙若應奎出銀二十兩替他要回文契前田我亦置之不論等語應奎以爲要回文契所值尚多况可免田一坵乃卽寫立認約退契謝銀計亦左矣溥未討還文契先索取趙采身價十兩應奎不甘控縣批廳仍以二十兩之原議回詳謂曾有認約似屬允協故將應奎以污穢之言誣從叔溥罰贖罪溥父子饜餐無厭亦於原議未完十兩內罰銀五兩均爲修學之用似可已矣乃應奎猶嘵嘵不已復經庭訊始得前情各有不應本當究擬姑念親親之誼且有儒學兩坵之斷其溥所得之銀免其追求至後欠之數文契原未要回應奎亦不必再出認約勾銷附卷前批罰銀五兩亦從寬免自此應奎叔姪兄弟永斷葛藤可也餘審無干合併釋逐

命書無干合將... 兼五兩亦外... 笑則未要回... 學兩進之... 欲將備... 無涉學之... 將父... 查不... 審楊起昆姦拐... 文至... 小大之... 謀... 散... 荷... 合...

審楊起昆姦拐

文之控楊起昆也緣文有使女小大配與家僕接受
為妻起昆通焉接受走死他鄉起昆遂與小大居然伉
儷矣文告經前縣當於此時按律究擬斷其離異乃呼
朋引類同赴隍祠寫立服罪文約約云自知情罪向後
甘為服役早呼早到晚呼晚到生有男女男歸起昆女
歸釗文噫禽獸之行一至此乎此康熙二十年事也又
先是小天未歸起昆之時在釗家生有一女名曰臘生
亦配與家童長慶慶死臘生走歸母家小大之母楊氏

復爲臘生招婿文不與聞是以有姦拐人口之詞庭訊
之下釧文噉噉以姦淫小大爲言又以藏匿臘生爲言
又以背約不分子女爲言夫姦淫小大已經十年生有
一男五月生一女二妹不言之於初控而乃言之於服
罪許可之後欲仍照和姦律擬杖離異晚矣至隍祠立
約曰服役曰向後均分子女則又汗齒頰而褻鬼神聞
所未聞者也有如是之婢復有如是之主其情其事盡
在理法之外第臘生改嫁一節不合背主于楊氏起昆
名下斷銀八兩給付釧文至於小大之將錯就錯苟合
十年私約之分子分女概置勿論此一案也堦前俯伏
者盡屬禽獸也風俗至此可爲痛哭懲責無益逐出

審楊亨控兄

楊亨兄弟三人亨其三也父遺房十一間兵占三間半
父典與沙萬鎰二間亨獨賣二間半雍與仲弟同住三
間則兩兄未嘗倚長虧幼也今亨無棲身之地來告其
兄批鄉約查處而衆念其貧無立錐妻將分娩特求沙
萬鎰將兩間典價歸并一間而以一間讓亨又令其兄
雍助銀一兩佐其修理而亨尚不服欲行責傲雍爲之
哀懇求免其人之賢不肖于此可見矣姑從寬恕提其
耳而諭之曰此從汝兄之懇而饒汝也設責汝兄汝肯

代懇乎令當堂叩首迺兄以動其天性亦俯首無辭矣
着沙萬鎰另換典契其兄助銀一兩之說聽從其便官
不斷也

審陳德秀頂丁

陳德秀年十六以上應當成丁乃藉口頂丁而欲奪尹
如玉等三四十以前之產可乎况產係水冲賠糧其
外祖央人開墾納糧者一旦訴奪而云頂外祖之差承
外祖之產獨不思德秀成丁果因此四畝之田而成丁
乎抑亦以十六歲以上而成丁乎如日以田也則無立
錐之地者將耄耋不除已乎抑壯丁林立盡爲無差無
徭之民乎如日以年也則目前祖父送田與人尚不得
悖先人之命况三十年四十年以前者乎本應重責聞

其先人曾任守備九泉顏面免責逐出

...

審楊枝金等奪田

生員楊枝金里民蘓文玉均非善類也枝金始稟文玉有秋夏田地一段隔遠不能自種送與高冕耕種管業多年今冕身故伊妻錢糧不納遺累里長相應尋原主領田納糧其言似覺可聽而孰知有大謬不然者查此段田地原係蘓鎔寫立合同永遠送與高冕管業冕因差糧賠累將此田地內賣與黃瓊三畝受價七兩而瓊又轉賣與趙美才止受價六兩乃枝金具稟文玉領田冕妻張氏退田者蓋文玉因久送之田自知難以索回

乃與里長枝金設計以晁妻欠糧遺累跟尋原主領田完糧爲詞噫不謂天末遐荒亦有奸狡若此者具稟之後止據文玉具有領狀而張氏未投退狀文玉遽然奪田耕種竝美才所買三畝亦俱奪歸竝將美才秧苗拋棄黑夜盜插以致美才銀田兩空情急具控批行約總議處議以秋收穀歸美才田歸文玉此亦苟且遷就若非美才之再控親審則此案竟中枝金文玉計矣庭訊之下枝金文玉猶作質辯狀不謂晁妻在傍云我何曾欠糧有完糧串票現在情愿再投認狀二人奸計盡爲道破而枝金文玉亦俛首無詞矣夫張氏既不欠糧田地仍令張氏領種而美才所買之田更無煩贅詞矣至今歲秧苗原係文玉强行栽插應歸美才收割文玉不得過而問焉枝金文玉均應寃擬以儆無良姑念枝金黷官老朽量開一面文玉重懲尚有餘辜原詞塗抹張氏管田認狀附卷可也

審趙國昌園地

楊世榮有園地一坵賣與趙國昌爲業而仍租以種每
年租銀二兩國昌以拖租控經廳世榮控縣斷令地歸
國昌以菓盡之日交業繼而世榮交業國昌又控本縣
言世榮將南界割去一路蓋以契內有南至賣主之語
割不割總係賣主故耳而世榮又堅供委係原界園地
不止一家坵段通長難瞞衆目焉有割去些須之理至
問之兩家干証則各左右袒也揆之於情賣地包租此
地惡習數年之後誰復有知其經界者乎彼此相蒙屈

直莫解因問世榮共有地若干共有稅若干供共地四處共稅一斗三升五合賣與國昌者則二升七合也着令約總將國昌盡數所有之地履畝丈量得若干畝而以前項之稅照畝分之則國昌二升七合之稅該得若干畝寬則俱寬窄則俱窄不解而自明矣立大石四條作界永絕爭端可也

審戴乘鳳爭產

看得戴乘鳳等之控戴氏張烈也先已送軍廳查覆矣繼因張烈之子之龍乘鳳之甥趙登俊爭鬪遂提親審蓋緣戴恩無嗣有抱養義女袁氏雙成招夫趙旺生子戴乘鳳戴起鳳恩卒之日乘鳳起鳳斬衰歸葬墓碣刊名編審上丁亦俱姓戴而不姓趙螟蛉有子螺贏負之亦可以承宗祧矣而戴氏者則戴恩女也于恩婦趙氏身死之日占其房一隔謂乘鳳非承重也執有雙成趙旺買契投約稟驗乘鳳又嘵嘵以戴氏實卞氏隨母嫁

來亦非屬毛離裏者總之此一案也戴氏之門有袁姓
有趙姓有卞姓三五錯綜聯爲骨肉墓道片石悉載其
名以呂易羸以牛易馬未有如此之甚者也然要而論
之乘鳳雖屬異姓而已治戴恩之喪卽宜承祀戴氏卽
屬親女而亦爲張家之婦此彰明較著者又何有於張
烈乎占房一隔押令其還張烈重責不枉至二十三年
趙氏與其女戴氏田五畝乘鳳猶以此爲詞事經八載
又出自其母者卽以此爲嫁奩亦無不可

審段貴侵占墳地

看得段貴之控馬仁還也蓋綠紅龜山口有墳地焉其
形出溝爲田層疊而下地平處有塚此段姓所有也山
梁爲荒阜墳塚纍纍則俱屬馬姓雖曰接壤而高下原
自判然乃段貴子死不於平地不於坡脚而於山梁之
右側營宅兆焉是越界而侵馬墓矣塚頭石塊推納溝
中是自取也于馬姓何尤段貴不自悔過以攬塚具控
已批行捕廳查審未及回詳本縣親臨上鄉宣講
聖諭兩造仍復嘵嘵遂親詣踏勘彰明較著段貴又何

說之辭據供平地以坡半爲界問所爲界石契券漫然無有又供坡半舊有水渠原係已界果爾則亦當塋于渠下而不宜塋于渠上且渠上之墳由西而東有如貫珠貴子之墓雁序于末問其舊墳則盡馬氏也若謂地爲段有則前此之塋不一塚而段氏何竟然默耶又供前此醇良豈前此醇良而今此遂刁惡耶段貴之侵占誣告雖百喙何以自解卽于墳所重責三十板押令遷塋捕廳原案註銷可也

審馬上相因姦被殺

審看得馬上相與馬自如鄰居也自如殺死上相具報之頃卽往親驗復研審三次蓋緣自如之妹阿五年十八而未嫁與自如同居其稱姐者女出自伯熨人之稱也上相窺其母兄出門遂入自如之室而姦阿五焉不意自如自外至親見其姦此而不動怒者必非人情上相揮拳相加自如力不能敵取刀在手向上相右乳直刺上相受傷疾走入門呼母索棉未及第二語而已昏倒在地頃刻斃命阿五則已逃入後園矣庭訊之下阿

五不煩動刑直認無諱查律載妻妾與人相姦而本夫於姦所親獲姦夫姦婦登時殺死者勿論若止殺死姦夫者姦婦依和姦律斷罪入官爲奴又婦人之父母伯叔姑兄姊外祖父母捕姦殺傷姦夫者與本夫同應照此律馬自如係姦婦之兄捕姦殺傷姦夫與本夫登時殺死勿論之條相同應行釋放至阿五應照律詳請入官爲奴但株連窮民徒滋案牘而原被鄉約人等哀懇免詳姑照律加以應得之罪折責三十五板至上相屍骸着屍親自行掩埋可也存案

審王若文刁詐

王若文之女自幼配張奇合之子爲媳而奇合之子林福口啞其女惡之不安其室爲之父者宜教之以正乃付女以繩令其自縊而奇合遠出未歸其妻李氏恐爲人命所累遂改嫁營兵若文狀訴爲鄉約所留從中說合與銀與錢與布而後止此三十年九月事也乃貪心未厭復於三十一年十一月訴縣庭訊之下誣佐鑿鑿太和良邑亦有此刁徒耶重責不枉

審李文龍爭子

李文龍之子五奴從襁褓中過養於妹丈楊奎壁爲兒
乳哺恩勤歷有四載不啻屬毛離裏矣文龍控經本縣
欲一日奪去據稱當年已適有會城解糧之行家遭不
幸送子於奎壁妻實爲之已無與焉然往還不過一月
耳何遲至數年之後見子長成始行控奪耶庭訊之際
五奴依依奎壁無異所生欲斷歸文龍殊爲未安但奎
壁所持過繼文約係五奴伯父所立文龍遠出遂無其
名爭端之起蓋由於此而文龍妻亡子故子然一身亦

殊可憫斷令文龍寫立合同子歸奎壁文龍年齒尚壯
當覓配耦以爲似續之地着奎壁資助婚娶以篤親親
之誼庶幾兩得矣

審張國琮控女

父訴女姦耳目所不經見聞者且拿姦拿雙姦夫無人
何得以姦具控細詢其情小三不守閨訓出外遊蕩亦
或有之乃不自教其女而控其伯父張鵬萬歷審干証
又無賣姦實據不亦謬乎中葍之言不可道也父子相
隱國琮其未之聞耶寡廉鮮耻莫此爲甚姦無姦夫不
坐賣姦無實據亦不坐張生本應發學懲戒叩頭請罪
姑開一面逐出免供

受所堂集 卷之三
敬問一商發山京斯...
坐實燕燕實耕亦不坐親坐本親發學慈然甲更請親
懇四哀其未之聞昨寒氣難報莫此為甚茲無茲夫不
又無賣燕實耕不亦對乎中耕之言不可盡也父子
短亦之次不自並其文而茲其命父親無燕燕審干請
何孫以茲其然難其辭小之不守聞隨出代茲葛衣
受補文茲其日也...
審親國燕燕文

審李如會霸業

李如會賣田與楊友柏而仍租種蓋楊培昌居間焉既
而負租友柏遂怨中人而反其田於培昌培昌照原價
歸友柏銀六兩則田為培昌有矣乃李如會復又逋租
五年培昌具控田始歸培昌自種矣爾時公議原價六
兩之外量處租銀一兩五錢共七兩五錢夫以一石八
斗穀租四斗麥租止償以每年三錢不為不少矣乃如
會止與過銀四兩七錢尚欠二兩八錢竟不之與又以
其田歸兄楊熙耕種培昌銀業兩空楊熙不費一文居

然于邦舉趾據爲已有焉培昌具訴批行約總里書公處而如會恃提憲馬夫置之不理其兄楊熙者東作西成享有盈寧尚得謂有王法乎總書稟覆批准親審如仍抗不赴審卽行面討嚴究而其妻其兄始來矣丈夫治外於妻何涉自應免究至楊熙民也其弟田價未完租欠未完居然霸種培昌之田此何爲者責二十板以爲橫惡之戒押令補足原處銀二兩八錢如仍不歸則令培昌將四兩七錢之內除租一兩五錢退還銀三兩二錢田仍歸培昌限三日完結

審趙甲先奪箱

袁存德與諸生趙甲先俱漆器爲業者存德從浪穹購木箱六箇僱夫楊接後挑負而存德先回乃接後過甲先之門甲先要而買之亦旣說明爲袁氏所有復強奪其半存德若據理投訴是非昭然乃相鬪喊咆哮於堂量責以肅堂規令其具詞准理庭訊旣明屈在趙生罰銀五錢以修學宮至箱已灰矣猶以此爲詞物各有主卽已漆出亦應歸袁甲退還可也

審楊爲霖索詐

楊爲霖道會司也借上憲嚴禁左道之故私出硃票差
香童頭洪瑞傑沿村索詐得李素等錢三百三十九文
飽欲而去行不五里爲練總李自榮所脅寫立甘結而
罷爲霖以甘結在自榮之手恐有後患先來報明庭訊
明確洪瑞傑責四十板其賊送修城隍後宮李自榮保
固地方稽查逃盜其職也何得干預別事端不可開念
其初犯薄責之楊爲霖多事姑饒一次再犯詳革

審王國寧等爭舖

看得楊敬承前借閆姓銀十兩典郭兆奎舖面一間與王國寧趙九萬同夥開舖生理閆姓回籍三人同借周姓之銀以償之而周姓之銀係三人償還此舖誠爲三人公有之物也乃營兵董榮先進城強占此舖國寧九萬畏勢遠避敬承一人獨受強兵凌辱之苦屢控各憲至提臺始行斷還不知敬承受多少驚恐費多少唇舌不然此舖終爲營兵有矣國寧九萬將誰是問耶若以敬承一人爭回之舖仍令三分營業情有未協然竟與

國寧九萬無涉理亦不順今照十兩原價斷作二分敬承獨得一分國寧九萬合得一分卽着敬承出銀五兩與國寧九萬收受舖面總爲敬承所有其從前租價作酌敬承力爭之勞以掃葛藤肖客租舖生理果屬無干國寧等事起有因均免供逐出

審張易先重售

審得張易先詐僞小人也賒取李天育色紙貿易欠價銀二十七兩限約可憑因無銀償將田三畝五分售於天育爲業歲納租穀焉乃此田之內有二畝先是已賣于王羽綱授受分明有日矣是一業兩售也又此田內之一畝五分天育承業十日之後又寫於張撰亦一業兩售也張易先重責以爲詐僞之戒至天育旣承業收租理宜納糧糧仍易先辦納而租歸天育有是理乎張撰之約後十日在前者得田但念欠撰銀多而無着姑

分與田五分一畝歸天育一畝作銀五兩其五分作銀
二兩天育之二十二兩以數年收租抵之以其未納糧
也張撰供願將此五分之田亦歸天育得銀二兩等語
斷令王羽綱之田仍歸羽綱管業但再出銀二兩以作
加添卽將此銀歸於張撰以作五分田價而一畝五分
之田盡屬天育可也各自允服着約總督令立約回覆
其張易先限約地契之在天育者立約之日盡行燒毀
以斷葛藤

審楊極繼嗣

楊枝芳與楊極親誼也枝芳有四子將三子一鴻過繼
於極爲嗣極許以女妻之未配而女故矣後極于三十
一年五月生子而一鴻六月卽歸其生父家八年養育
之恩付之東流以爲女死耶非不可以另爲擇配以爲
厚其子而薄一鴻耶其所生之子甫彌月耳枝芳本宜
加責念子自歸家審非勾引父子有情姑免深究斷令
楊極將一鴻領回自與定婚完親可也

審何蔚拆墻

何蔚鄉官何縣令之曾孫也蔚叔賣房與陳瑄瑄轉賣與趙英康熙五年事也趙思賢者英子也執有契書昭然可據其東則至于海由海而西地基墻垣皆爲思賢所有明矣乃何蔚者不勉自振拔紹祖武而恢舊業竟橫惡無忌將思賢東面之墻石頭拆去乃曰此墻不在賣契之內夫業經數十年姓已三易思賢止據陳瑄之契寧知其他何蔚卽確知未賣亦宜問之其叔其叔問之陳瑄瑄問之趙英而後及其子焉何得越數人而直

拆思賢之墻耶重責允宜姑念宦裔特開一面其所折
之石押令一一退還

賣矣之內夫美縣數十里其邑三思思賢血淋則其家
斷無無忌憚思賢東面之津江頭待去八日其家亦
而皆則矣八何德者不飲日其家亦斷無無忌憚思賢
然百其東限至于德山德西德北其家亦斷無無忌憚
其德英德正平德出德思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何德德守何德令之曾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審何德德德

審曹與賢逼勒致命

曹與賢舊曾賣田于陳朝漢至康熙三十一年十月贖
還原業里長討取錢糧與賢謂田雖歸已而去年之租
係朝漢收去則錢糧應朝漢完納但宜向朝漢理言不
合於朝漢往田之時送里長趙時俊於朝漢之家向其
妻董氏索討與賢復加以罵詈以致董氏受辱遂爾服
毒次日殞命陳朝漢遂有打殺人命之控而董氏之兄
董宗孔亦卽有跟究人命之控也庭訊再四衆口一詞
環聚解毒者實繁有徒用水冬瓜皮用白雞血卒不可

救愚婦輕生可憫亦可恨也服毒人命久經憲禁免究
令朝漢收殮至男不與女鬪固不能爲曹與賢寬也重
責存案

審楊輝正私賣

看得李國勇所控一案蓋緣何自中之兄何鯤起有墳
地一處隨糧六升何姓兄弟遠逃其糧在楊輝正大戶
內節年賠納三升其三升係鯤起先賣與趙實之祖趙
惟謙地十一坵契書現存但糧起於地地賣糧隨今查
何姓之地止於十一坵而止收三升之糧其餘三升楊
輝正無故賠納遂賣與李國勇五坵又恐其不買止推
與糧二升仍賠一升而趙實者起而爭之緣此五坵係
在所買十一坵之內輝正何得盜賣約總處令兩家同

立契書各受價銀三兩以息其事數年于茲矣乃何自
中自外回籍謂地係已業當年賣與趙姓者止有三坵
而十一坵之契假契也具控經廳言趙實楊輝正不宜
盜賣其地經廳斷輝正賠糧賣地免議李國勇出銀三
兩與何自中爲得業者虧也趙實退銀三兩爲公用爲
不宜冒受價也國勇不服告經本縣當堂細訊李國勇
買地授受有主又認糧二升以二兩之業趙實爭說已
出至六兩矣今又斷三兩將何底止故有羣鼠鬧京之
訴也楊輝正等賠糧賣地情有可宥亦姑免議趙實之

契驗之非假但既買盡十一坵之地而止認糧一半及
輝正賣地而又爭得銀三兩利則歸已害則歸人亦屬
不合錢糧關係重大斷令此十一坵之內李國勇之五
坵照舊管業除認糧二升外楊輝正戶下賠糧一升亦
令認去趙實之契既真則何自中無一賣再賣之理應
令趙實另立與李國勇契書一紙楊輝正之名不得與
焉至何自中原業主也趙實認糧少而受價多應令分
給自中銀一兩五錢以爲原主畫字之資永斷葛藤存
案

受祐堂集目錄

卷之四

視聽

移直撫申飭鹽價
移直撫請遵成例

拿窩犯牌

禁竈私牌

禁拿鹽船牌示

飭私鹽牌

禁私煎牌

禁淹沒復春牌

禁煎曬牌

觀風牌

析城張泰交洎谷

飭場員牌
申律文牌

禁夾帶牌
勅示

關防示
飭座船私鹽示

嚴假冒示
革陋規示

革供給示
防詐偽示

裁優席示
除票商積弊示

公呈示
觀風示

鹽價示
私鹽示

杜奔競示
批衛源等公呈

批劉鴻升等公呈
批王茂生等公呈

批王茂生等公呈

受祜堂集卷之四

視鹺

析城張泰交洎谷

移直撫申飭鹽價

為蘆商困苦已極鹽價久經憲定泣陳顛末叩天移咨
題豁以裕課源以便商民事據長蘆闔綱商人張行等
呈前事案查直屬鹽價于康熙二十七年間經前任撫
院于鹽院布量州縣道路之遠近酌舟車腳價之多寡
議定價值順天府屬每斤一分四毫保定府屬一分一
厘三毫河間府屬一分一厘三毫真定府屬一分二厘

受刑室集 卷之四
二毫大名府屬一分三厘六毫廣平府屬一分三厘五毫順德府屬一分三厘四毫永平府屬一分二毫行之十餘年商民兩便近因私錢充斥遂致鹽價參差今私錢禁革通用制錢雖錢值不無貴賤之分而銀數原有有一定之價邇來直屬州縣民間有不知定價互相爭競以致各商紛紛呈控本院業經曉示商民務照定價交易商不許增民不許減其或錢價不齊俱依時值以合銀數使商民兩無偏累通行在案今據合綱商人張行等又復具呈轉請移咨前來擬合據情移會貴部院煩爲轉檄各屬遵照久定之價公平交易以息爭端庶國課民生兩有裨益足似舟誼矣

移直撫請遵成例

爲移會事案照私鹽案件凡有大夥私販持械拒捕者該州縣詳報本院批行該道取具職揭題叅其零星小販徑詳鹽法道衙門歸結此成例也經前院江移會前撫院于共爲申飭遵行在案近閱各屬申詳率多不遵成例每有人鹽竝獲之案必先報明道府以致往來提審經年不結商民交累貴部院胞與爲懷憫恤自有同心煩請轉飭各屬凡私鹽案件如有大夥與販持械拒捕者許該州縣嚴拿飛報各該管上司以憑本院具疏

題叅其現獲人鹽之零星小販仍照舊例徑詳鹽法道
衙門核轉歸結庶商民不致有拖累之苦矣除一面嚴
飭所屬照舊奉行外擬合移會貴部院煩爲查照施行

拿窩犯牌

爲嚴拿巨窩積販務絕根源以疏官引事照得私鹽失
察處分甚嚴歷經申飭在案本院訪聞各屬私販白晝
公行車載船裝水陸竝進而巡鹽捕役非係畏縮不前
卽係得錢賄縱以致與販頻仍官鹽阻滯檢查前卷獲
報寥寥此皆緣地方有司漫不經心忽然膜視間有慮
及考成勉強緝捕又因稽察無方互相朦蔽或云鹽犯
兔脫或云驢鹽被搶變價悉歸烏有姦惡莫可誰何反
以肩挑背負之小民索詐不遂捕捉到官支吾搪塞殃

及無辜尤可痛恨茲本院奉命巡鹺志在剔除銅弊殲滅巨憝凡屬州縣俱有緝私銷引之責自當恪循職守實力奉行擬合通行嚴飭爲此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卽轉飭所屬州縣并汛防弁目各于所屬境內加意巡緝立勸賞之法嚴連坐之條俾鄉地兵役不致容隱賄縱仍于鹽徒出沒之處設伏堵捉如果有人鹽竝獲務究窩家囤戶按律擬罪設遇大夥鹽徒持械拒捕卽飛報附近縣營協力擒拏毋使兔脫若兵役緝拏不力及受賄縱放併將小民觔數食鹽混行緝拿擾害生事者或經訪聞或被首告除提兵役重究外仍將該管官弁以徇縱失察叅處決不姑宥

禁竈私牌

爲嚴禁灶戶之私賣以絕興販之根原事照得鹽課一項上關國計私鹽不絕則官引難疏是以私販分別治罪失察處分難追無奈司鹺各官視巡緝爲具文等功名於兒戲連檣巨艘旣詭私而難防車載驢駝復猖獗以難制而巡捕員役非畏縮不前卽得錢故縱以致白晝公行販賣無忌殊可痛恨本院下車以來已經申飭再三但展轉熟思此輩大夥販徒旣非貧民易米而車載船裝又豈神輸鬼運舍竈戶無可買之鹽舍場所

無出鹽之處假使販徒入場竈戶守法則鹽從何來場官認真稽察森嚴則鹽從何出總由奸竈煎有餘鹽急欲求售而場官貪其微賄不顧溺職以致累百盈千水陸竝進誤課困商實本於此本院視事數日接到堂劄如南宮縣呈報王海祥等私鹽拒捕一案又青縣報獲旗人林進祿等大夥典販一案現奉部查私鹽出自何場是何竈戶私賣窮究根源此誠端本澄源之論也除一面嚴行查訊按律叅究外合行通飭爲此仰司呈堂卽便飭行分司并各場所官員嚴行所屬竈戶煎鹽若干有無私賣逐一稽查如有私賣與鹽梟囤戶者卽時拏報定將該場官紀功獎薦如或怠玩賄縱一經拏獲究出根源除竈戶問罪外定將該場官咨革究擬仍每月具竝無私賣印結送司轉送本院核查該分司於場所各官耳目更近尤宜實力督查毋得視爲故套各宜凜遵

飭私鹽牌

爲再行申飭嚴拿大夥鹽徒以疏官引事照得私鹽之禁本院于下車之初已經通行嚴飭在案但恐各屬視爲故套漫不經心今按臨東省訪得大夥鹽徒百十成羣或將竈戶堆貯場鹽任意盜扒或將途遇商運車鹽肆行搶劫驢馱擔負穿村過集賤價濫售小民無知貪賤買食致使官鹽壅滯悞課害商大干法紀更有鹽徒逞衆揚威劫掠邨庄污辱婦女流毒種種合亟嚴行飭禁爲此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卽轉飭所屬州縣遇有大

夥鹽徒入境令約地飛報官司立差巡役督同鄉地人等捱村逐鎮追襲擒拏依律治罪仍示諭村集民人不許買食私鹽每逢朔望責令鄉約地方出具甘結則窩頓無所落脚難存庶鹽犯從此屏迹官鹽得以銷疏倘地方官平日既不嚴加巡緝遇有私販又恐申報之後難於緝獲竟爾模稜不究任其橫行一經發覺定行叅處決不姑宥

禁拿鹽船牌

爲嚴禁封拿運鹽船隻以除商累以杜奸詐事照得商人挾資行鹽有關國課自當令其及時銷運豈容指勒逗留今訪得東運所屬州縣封拏鹽船裝載糧料以致奸胥乘機索詐少不遂意將鹽斤勒起河干有碍運銷或偶遭雨水竟爾消化無存悞課病商莫此爲甚合行嚴加申飭爲此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卽嚴飭所屬州縣如有運鹽船隻不許封拿別用倘胥役人等仍敢陽奉陰違借端勒詐一經告發官則特疏題叅役則立斃

杖下決不輕貸

禁私煎牌

爲嚴禁私煎之害務絕根株以裕課源事照得本院巡歷山左訪得東運所屬產鹽州縣每多土豪地棍假以煎硝爲名實則刮土私煎肆行販賣獲利分肥乃巡役鄉地人等又皆受賄徇隱莫肯首報若不嚴加飭禁流害安窮爲此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卽速轉飭所屬州縣如有不法之徒敢借名煎硝竟行私煎射利者一經發覺除鹽犯依律定擬外定將約地治以扶同之罪仍令州縣每月取具竝無私煎甘結存案庶官引可通課額

易辦矣

禁淹沒復春牌

為嚴禁事照得本院奉

命巡漘按臨東省訪得商人

有真正淹沒鹽斤情願不春者蓋恐開假借之端滋營私之弊也詎意奸猾之徒借名淹沒呈請復春并稱菜鹽變價名色將鹽運至自己地方減價貨賣附近民人貪賤買食貽害鄰封以致守法良商引鹽壅滯殊為不法合行飭知為此仰司呈堂照票事理卽出示嚴禁嗣後淹沒之鹽不過事出偶然務須一槩禁止復春亦不得捏稱菜鹽變價名色任意與販倘敢仍踵前弊致令

上悞國賦下累鄰封者一經發覺定當治罪斷勿姑宥

禁煎晒牌

爲嚴禁煎晒私鹽以疏官引以裕課源事照得本院按臨東省訪得括土煎晒莫甚於歸德九屬其地十分之中鹽城居其三四一遇亢旱奸徒設立鍋池公然煎晒遍地私售巡役地主莫敢伊何以致鹽壅課滯貽累商人合行飭禁爲此仰司呈堂照票事理卽轉飭歸德所屬州縣不時嚴督巡役四路密查按季取具有無私煎私晒印結倘巡役受賄徇隱察出一并提究治罪决不姑容

觀風牌

爲觀風事照得三載賓興首重書升之典比年課試弘
開造就之門良以圭璧之姿必琢磨而愈瑩干將之器
由淬礪以成鋒但遇合爲難搜羅匪易本院叨蒙 簡
命巡視蘆鹺地連燕齊吳豫之邦幅幘旣廣士生禮樂
文章之國英傑必多職寄代巡輜軒有採風之責躬逢
昌運奎壁欣貫斗之輝當大塊假我之時舉目皆陽春
烟景正多士奪標之會轉盼卽鎖院風簷諸生功足三
冬學窺二酉或挾班揚之筆譽重成均或擅賈董之才

名高庠序問岐途於山下敢僭擬爲過來人考甘苦于箇中差不至同門外漢爰是封題請益無殊隔面談心務盡一日之長早決三秋之捷爲此仰司呈堂照牌事理除府學該府親臨考試外卽便轉行所屬州縣齊集諸生將本院發來題目當堂拆閱同各學教官封門考試不許領題歸寓或抄襲坊刻或倩人代作考畢卽於次日造冊將卷解府彙齊解院以憑校閱甲乙至童生亦照例一體考試如有奇才定行破格提拔慎勿遲延草率視爲具文有負本院憐才至意也

飭場員牌

爲嚴飭場員以甦竈困事照得本院奉 命巡鹺志在恤商蘓竈凡有應興應革事宜無不次第舉行惟場竈地居海濱其苦尤甚本院時切軫念今訪得各場不肖員役有借名正項錢糧額外多徵者亦有巧立名色任意科派者層層剝削窮竈何堪合行嚴加申飭爲此牌仰該分司官吏照牌事理文到立速轉檄各場嗣後當痛改前非毋得以場竈離津寫遠謂本院聞見或未周知輒敢暗行賸削倘經發覺除立行咨革外仍治以貪

受所堂集 卷之四
婪溺職之罪決不姑宥

申律文牌

爲申明律文以肅鹽政事照得私鹽之禁律載甚嚴查直屬地處海濱逼近場竈每多私煎私販之徒將鹽車載驢馱窩囤於村庄勢豪之家招集無賴持械拒捕或肩挑背負陸續分頭貨賣如遇查拏則狡稱易米設或縱放則恣意販賣致使行鹽地方盡爲食私戶口且私煎私販兩鄰鄉地豈不知情往往互相徇隱竟置不究甚者大夥鹽徒販私拒捕將鹽搶去止獲其一包半包州縣各官竟以鹽少釋放舍拒捕之重典引負販之輕

條以致巨窩得志羣起效尤漫無底止凡此皆因地方有司膜視蹉政不諳律文毋惑乎引鹽日壅而課餉日絀也擬合通行申飭爲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文到卽轉飭所屬州縣嗣後拿獲私販毋論贓之多寡俱恪遵鹽法定例凡犯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其私煎貨賣者同私鹽法百夫長知情故縱及通同貨賣者與犯人同罪等語律文開載甚明倘該屬州縣不遵定例任意徇縱以致鹽壅課絀者一經訪聞定將該州縣以溺職叅處決不寬宥

禁夾帶牌

爲嚴禁糧艘紅座等船夾帶私鹽以疏官引事照得直屬逼近場竈所產鹽斤每供私販又地方豪棍多乘南來糧艘及官座民船北上之時暮夜私鬻若重運買鹽而北則遺害京畿各府遇回空買鹽而南則流毒揚豫等方歲歲因循釀成銅弊總由地方各官慢不查拿之故擬合通行申飭爲此牌仰

治中廳
河間府

照牌事理卽飭所

屬沿河州縣如遇南來糧艘以及官座民船停泊河干責令多撥巡鹽快役晝夜巡查倘有不肖奸徒私買私

賣者卽行擒拿報官務究根源立速具詳報院以憑按
律治罪倘巡役人等受賄買放察出一并重處不貸

遵 勅示

爲仰遵 勅旨實力奉行以裕 國課以恤商困以便
民生事照得本院山右書生累世清白乃以早歲孤寒
幾至廢學奮志螢窗聯捷南宮綰綬百里遠在天末附
郭凋敝供應繁難文武同城弁驕兵悍五十餘年不陞
一官乃飲冰茹蘗考績合例叨蒙 聖恩拔置臺班雖
謬有建白而竊祿素餐抱慚實多復荷 特簡視鹺長
蘆聞 命自天懷悚無地高厚難酌報稱何術又自念
先大叅贈宮保公功德在人按屬衛源之上俎豆猶新

先太宰宮保公理學名臣持斧三輔霜稜嶽嶽先孝廉
贈侍御公殉難盡節正氣如存上之何以仰報 君恩
下之何以勉承祖德輾轉圖維矢志無他惟有恪遵
敕旨實力奉行以盡職守於萬一耳茲當蒞任之初合
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按屬官吏商民人等知悉各照
後開條約勉圖遵守勿得陽奉陰違始勤終怠致干叅
究未便須至告示者

計開

一恭讀 勅內云該管衙門官吏胥役宜嚴加約束使
各遵法紀無致作弊生事擾害商民欽此蓋官員自
愛功名者固多而貪劣不肖者亦偶有之至吏胥則
奉公守法者百中之一而作弊生事者比比皆是以
致商民受害含冤莫訴所以煌煌 天語先以嚴加
約束爲第一義本院密邇長蘆知之有素法紀森嚴
豈容寬縱嗣後各宜洗滌肺腸共圖自新倘怙惡不
悛一經訪確官則白簡飛叅吏則立弊杖下慎之勿
忽

一恭讀 勅內云不得委官察盤借名訪惡取贖科賊

欽此除本院仰承 天語不敢妄委屬員致滋弊端
外凡按屬各官亦宜同爲恪守一切取贖科賦等弊
嚴加痛革勿致訪拿未便

一恭讀 勅內云該衙門公費犒賞等項通行減省蘓
商竈之積困裕國課之本源欽此夫裕課莫先於恤
商而恤商莫先於減費蓋不減則費繁費繁則妄取
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本院家居晉土蟋蟀遺風久矣
習與性成至一切分以外事四知常凜一介必嚴謂
予不信天地鬼神實鑒臨之內外關防封鎖嚴密各
宜奉公安分勿得招搖包攬鑽緣營求如違三尺具
在決不爾饒

一恭讀 勅內云博採利弊斟酌損益欽此嘗論良法
期於可久而變通貴在因時鹺政關係軍國大計本
院受茲重任敢不虛公探訪顧論鹽政于今日亦難
言之矣商富則課裕而今日之商人實貧私禁則公
行而地方之私鹽不絕且官之剝商如同取燧蠹之
作奸不啻張羅又有一等棍徒借事生風罔惜同類
其實陰以爲利其名反以市恩此商力所以日絀而

鹽政所以日壞也本院加意釐剔天日爲昭凡一切大利大害苟有確見俱准條陳以憑採擇酌行但不許假公濟私取咎未便

一恭讀 勅內云江海鹽徒私販公劫嚴行衛所有司緝捕防杜亂萌但不許另外生事苛求勿得將貧難小民負鹽易食者槩行擾害欽此仰見 聖明洞照通商便民兩意俱徹邇來鹽徒私販所在都有拒捕傷人屢屢入告甚且假借負販公然行劫該地方官所司何事蓋緣平日漫無稽查遂致臨時倉皇莫措煌煌功令處分甚嚴本院執法如山決不徇情寬假其各嚴行緝捕勿令自累功名此非以爲商實以爲官也至於另外生事苛求將貧難小民概行擾害此弊更聞之熟矣其最作惡者無過於巡役商人奉法惟謹者亦知慎擇其人安靜不擾其他橫行霸道招納亡命指借巡鹽名色奸盜詐僞無惡不爲甚至自帶鹽斤騙賴良民而其實真正私販反受賄縱放抑或畏勢躲避深可痛恨言之髮指卽如大城縣鹽捕王連等逼死劉九思等五命已經同人糾叅奉

嚴旨察議矣此等情形豈止一處爲然匹夫匹婦飲
泣吞聲莫可誰何蓋不知凡幾矣自本院下車爲始
各地方官商務須嚴加檢擇勿得濫用匪人以充巡
役否則一經發覺不止本犯立即處死而簽差委用
者責有所歸本院鐵面自矢言出法隨爾時莫謂不
恤商人也慎之

一恭讀 勅內云所屬行鹽司道府州縣官員有怠玩
溺職貪取侵課凡干涉鹽政應爾完結者卽行完結
應叅奏者具疏叅奏請旨處分欽此凡按屬司道府
州縣等官有關鹽政者各宜靖共爾位砥礪廉隅勿
得置疏銷于度外視商竈爲几肉倘有溺職貪賊定
當指名列款據實糾叅其或衙蠹不法指官索詐種
種剝削一經訪確立即親行提拏盡法究處決不寬
饒

以上六款係 勅中緊要大綱裕 國恤商便民盡
在於此本院奉爲兢兢始終如一特行昭揭通曉以
期共爲凜遵外此利弊條目仰候次第出示舉行

關防示

爲關防詐僞事照得本院一介書生起家縣令叨列臺班頃蒙 特簡巡視長蘆殊恩優渥報稱無由誓惟持廉秉公始終如一何敢徇情枉法有玷官箴但津門密邇家國爲往來孔道豈無親戚交遊經臨過往惟是本院涇涇自守不徇情面久爲親知所深諒且果屬至戚知己類皆以清白相勗豈肯假借招搖希圖撞歲誠恐商民人等悞墮術中合行曉諭爲此示仰按屬官員軍民商竈人等知悉嗣後敢有不法之棍指稱本院宗族

親黨年家世誼在於所屬借名撞騙說事求情所在官
司卽行拿解以憑重究菴觀僧房容留住歇一體治罪
法在必行決不姑貸

飭座船私鹽示

爲積弊本宜重究無知姑爲申飭事照得本院奉
命視鹺志在徹底澄清非端本則無以率屬非執法則
無以格奸訪得每歲閱坵時有等奸胥預買私鹽於本
院登岸之後暗入船倉俟出巡山左沿途變賣得利分
肥夫緝拿私鹽係本院職掌乃本院官船卽暗帶私鹽
有何面目立於人上乎真所謂膽可包天罪不容誅者
本宜出其不意親行拿究立刻處死但赫赫爲名未免
不教而殺合行嚴飭爲此示仰吏役人等知悉銀錢固

屬可愛性命亦爲緊要示後本院仍不時親查一經檢
出不知何處是爾生路也

嚴假冒示

爲再行申飭以明素志以嚴假冒事照得本院奉

命視鹺天顏咫尺罔敢隕越四知常凜一介必嚴滿

腔心事業已括盡條約示內矣受事以來墻垣門戶修
舉廢墜關防嚴密內外肅清一切簿書詞狀悉由本院
親裁並不假手於人吏承門役非公事傳稟無敢私見
卽賓客賜顧不無私囑而日來不准狀內已數數開罪
請托不行苞苴屏絕非敢沽名久成拙性自以爲持此
鉄面官商可以共諒乃一二無知之輩尙存揣摩疑信

之間風聞有攜帶賄賂入門無路者有打算進都央求情面者其意以爲條約諸款不過新官故套未必躬行實踐此亦相習成風匪朝伊夕無足深怪久之自明但恐本院執理而奸人相機可亦預知其爲可否亦預知其爲否是貪婪者難以捉摹而好修者反可逆料也包攬撞歲之舉不幾成千穩萬妥之計乎愚人見有成效甘心局騙亦未可定合再昭揭曉諭爲此示仰按屬商民人等知悉各宜安靜守分共樂生業一應地方紛更詞狀顛倒本院任內斷斷不爲果係理直無須營求果係理屈營求何益如本院口是心非掩耳偷鈴以及始勤終怠前後兩截者明遭國法幽受冥誅天地鬼神共聞斯言至與受同科法難寬貸一經發覺三尺森嚴本院決不爾饒也

革陋規示

爲革除放關陋規以蘓商困事照得鹽法貴在疏銷而疏銷尤在及時此轉運之所以名司也倘轉運遲延則疏銷壅滯國課何由而辦本院持斧巡鹺期於力蘓商困暮夜之金固已指天要日額外之項豈肯昧已瞞心訪得數年以來鹽船過關增設陋規若干必得當而後放行以致秤掣之後河冰將結逗留不前春暖之時河冰久開停泊如故疏銷失時相聚太息商力幾何其堪茲重困也合行出示禁革爲此示仰各綱商人知悉

本院稱掣回院已卽刻牌委青州分司照舊放關邇年
增設陋規若干盡數革除倘有官吏胥役人等指借放
關名色需索分厘者許爾商赴轅喊稟定當盡法叅處
決不寬貸

革供給示

爲禁革供給陋規以除擾累事照得本院奉 命巡

原以恤商愛民爲念至朝夕食用等物素甘澹泊本自

儉約又復減車約從所需無幾訪得舊例按臨

滄州山左下

車之始供給三日其取之民間價旣虧短而派之商店

數復倍蓰層層剝削商民交累合行出示禁革爲此示

仰按屬官吏商民人等知悉凡本院署中薪蔬等件俱

發現銀照依市價自行買備如敢仍循故轍指稱供應

名色科派商人及取用民間舖戶一物者一經訪聞定

受刑堂集 卷之四
當參究決不姑貸

防詐僞示

爲特行昭揭素心以防詐僞以絕夤緣事照得本院賦性迂拙毫不敢苟筮仕至今有如一日謬承簡命視鹺長蘆抵津受事以來一舉一動按屬官商無不共見共聞矣茲者巡按滄州公事速竣卽便登舟除減車約從外復嚴飭吏承關防僕從不許擾累地方及分外滋事誠恐積習相沿真僞難辨不無指稱本院名色招搖包攬走空撞歲又其甚者明知本院執理可否反能預料因而愚弄局騙徼倖萬一亦未可定合行昭揭曉諭

爲此示仰按屬商民人等知悉各宜奉公守法安爾常業勿得妄生營求甘入奸網理果直耶是非自有定衡理果屈耶黑白何從倒置本院鐵面自矢一任心事已括盡前條約六款中心口如一初終不改天日在上如有不肖鬼神殛之至與受同罪一經發覺定當盡法重處決不爾饒慎之慎之

裁優席示

示諭各商知悉本院擇於二十四日閱坵秤掣爾等務宜小心守法毋得夾帶多鹽自犯科條本院隨掣隨放並無留難阻滯至本院素性澹泊不事紛華况南商寥寥數人艱難困憊物力尤爲可惜所有舊規酒席優人槩行裁免以省妄費勿得故違特示

除票商積弊事

爲剖白一已之素心革除積年之陋弊以蘓商力以肅
官箴事照得本院荷蒙 特簡視鹺蘆東 聖恩高厚

捐縻莫報惟有持廉秉公爲憂國憂民之計寧肯婪賊
黷貨作自私自便之圖區區寸心蓋自五年縣令四載
臺中朝野共見不止今日爲然也前所發條約六款一
任心事業已包括殆盡不煩贅詞矣持斧而東按臨山
左冰心益堅鐵面愈冷邇者東省饑荒流亡載道特疏
入告爲民請命不避仇怨彈及大吏愚夫愚婦皆識本

院姓名此番東巡倘有不肖之舉將責人則明責已則昏其不至見笑於東國之士大夫者幾希矣且聖明在上國法森嚴前車旣覆炯戒可畏用是惕勵有加暮夜必嚴又復申飭吏胥約束僕從關防謹密源本肅清當無不各凜法紀罔敢隕越矣但訪得山左鹽政大儆極壞苞苴請托奔走如鶩強者則倚恃財力奪人引窩行賄來求謂之曰批地方弱者則自揣良懦恐人攫奪亦行賄來求謂之曰不批地方其所行之賄明明賊私而復美其名曰行禮嗟乎是商人爲鷸蚌之相持而鹽院獲漁翁之厚利此等行徑豈惟棄生平兼且負

皇上本院心實耻之斷斷不能出此乃相率成風其來已久聞有長安轉托以求得當者有津門攜賄無從而入者其餘則羣在且前且卻若信若疑之中人情至此言之不禁裂眦然而風行草偃責將誰歸人情至此言之又不禁痛心矣論本院冰蘖自矢久之可以共信第當人心搖惑之際不無光棍招搖借名關說希圖撞歲又貪婪者是非反難捉摹而執理者可否不難逆料不幾將本院空洞之行適以便奸人假冒之術乎合行披

受補堂集 卷之四
肝瀝膽大張曉諭各宜安常守業奉法急公上辦國課
下贍身家毋得因仍故習惑聽奸謀動非分之覬覦生
不必之營求以致商力日困課項難輸不得不夾帶走
險求償前失甘蹈法網而不惜至票商地方已定之局
本院任內斷不紛更求固無益不求無損賄賂情面兩
無所用如本院伸節昭昭墮行冥冥欺世盜名者泰岱
有靈實誅殛之官吏商民共聽斯言至與者受者厥罪
維均本院執法如山一經發覺有職則叅革究擬無職
則立斃杖下言出法隨決不爾饒各宜慎之勿貽後悔

公呈示

為嚴行申飭事照得本院奉 命巡鹺志在恤商愛民
蓋商有餘力則 國課乃裕民無偏苦斯引額易疏理
有相因難容岐視茲者東巡返轡路經吳橋生員周恪
等鄉民徐超等具稟該縣鹽價較景州東光低昂各別
等語又稱商人鹽內攙和泥土短少斤兩等語查吳橋
鹽價自康熙二十七年撫兩院議定每斤銀一分一厘
三毫雖錢有貴賤而銀無轉移以錢合銀原係兩得其
平行之可久者至稱該商攙和泥土短少斤兩殊為藐

法但無拿獲實據姑免深究外合行出示申飭爲此示
仰商民人等知悉嗣後鹽價務宜遵照前院議定銀數
買賣不得任意低昂如該商敢攬和泥土短少斤兩許
據實赴縣控明轉詳本院以憑盡法重處各宜凜遵

觀風示

爲觀風事照得川輝澤媚何地無材虎嘯龍興聞聲斯
應惟茲天津衛治實分冀域星躔爲畿輔之要區萃海
濱之秀氣地靈人傑不乏瑰雄磊落之英戶誦家絃類
多特達圭璋之器本院雅憐同調念切緇衣謬自詡爲
知文每心期於作士叨茲簡命例得觀風和璧隋珠
欲就風塵而物色潘花陸藻還同麗景以爭妍除各省
府州縣學另行發題考試外爲此示仰衛學商竈生員
知悉本院擇於三月 日於本衙門齊集諸生拈題

受補堂集 卷之四 三四
請益諸生先期詣學報名造冊屆期赴試談經析理務
出穎思染翰揮毫各裁新製無拘定格將竒正以兼收
異自成章庶華實而並採論文角藝用代鼓吹樹幟奪
標實占預兆攀秋風之叢桂諸生其摩厲以須探花宴
於瓊林本院將操券而待其或辟雍上舍以及譽髦成
童一體觀光有長必錄佇聆烏履毋遐心於金玉之音
敢靳揄揚將賞識於驪黃之外

鹽價示

爲申明兩院久定之鹽價以安商民事照得直屬鹽價
久經前任兩院量州縣道路之遠近酌舟車脚價之多
寡議定價值順天府定價一分四毫保定府一分一厘
三毫河間府一分一厘三毫真定府一分二厘二毫大
名府一分三厘六毫廣平府一分三厘五毫順德府一
分三厘四毫永平府一分二毫行之十餘年商民兩便
近因私錢充斥遂致鹽價參差今私錢一槩禁革通用
制錢雖錢價不無貴賤之分而鹽價久有一定之例以

錢之時值合銀之定數此兩得其平者誠恐商民不遵定價任意低昂互有爭競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按屬官吏商民人等知悉各遵鹽價定數公平交易不許增減至於錢價不齊俱依時值務合銀數庶商民兩無偏累如有不遵定例互相爭競者該地方官立刻指名申報以憑拿究不貸

私鹽示

爲嚴禁奸民刮土熬煎旗人夾帶販賣以甦商困以裕國課事照得直屬地多斥鹵熬煎最易故有司禁令不嚴巡役緝拿不力則刮土熬煎比比皆是既可自食又復轉售况加以放馬旗人乘機販賣無惑乎官引塵封私鹽克斥若不嚴加究治實爲鹽法大害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闔縣軍民人等及放馬旗人知悉嗣後各安生業保守身家毋得刮土熬煎以及夾帶販賣自罹法網如有前項奸民旗棍不遵明示者或被擒拿或經

受刑堂集 卷之四
首告定行按律究治决不姑貸

杜奔競示

爲一載之差期將竣寸心之硜執不移特再行申飭以
杜奔競以儆刁風事照得本院奉 命按蘆一年將滿
愧無大興大革可以裕國蘓商惟有必潔必嚴期於寧
人息事暮夜之不苟久矣天日爲昭情面之弗徇又復
神人共鑒庶幾自修思永寧肯爲善不終乃近日有等
不肖之徒妄謂官將滿任事可糊塗或將前此不准之
詞賄求遊客或將遠年無理之案請託京函甚至假寫
本院家報希圖投進而實求來之札夾帶詞狀其意以

爲行則可以得志否亦不便發覺真所謂事類穿窬行
同魍魎者言之痛恨獨不思本院十月以來凡蘆東商
竈爲利爲害有呼輒應大庭廣衆何事不可控訴而必
爲此曖昧之行非係扭曲作直便是死灰復燃本院若
漫無良心苟且徇人其爲陷害善類拖累無辜敗壞鹽
政者安有底止若不嚴加申飭勢必及時紛求合行出
示曉諭各宜守法畏刑勿得非分鑽營以圖徼倖如或
怙惡不悛仍蹈前轍者除請託謝絕外仍拿該犯重責
枷示以爲刁惡之戒本院鐵面自矢決不食言

批衛源等公呈

長蘆運司商人衛源王瑞孫觀杜日昇王泰來金義張
行等一百零三名呈爲公請憲示俯准勒石以垂永久
造福無疆事切惟掣鹽放關一事邇年以來遭掣肘守
候之苦以致青州司廉不能及時放關遲至三四月間
衆商裝運引鹽船隻數百餘艘停泊河干守候無期不
惟地方無鹽銷賣辦課維艱兼之風浪滔天傾顛可畏
甚至船戶水手千百餘人食米不繼凍餒堪憐環繞商
門呼天搶地而衆商亦付之呼籲無門束手待斃而已

今幸憲天大老爺下車之始釐奸剔弊興利除害闕坨
秤掣之日卽以放關爲甦商之急務特頒憲示大張曉
諭一應陋規盡行禁革不特司廉無詳請掣肘之累衆
商無科派勒索之擾船戶無守候凍餒之苦而辦課亦
亦不至拮据矣此皆大老爺念切痼瘼首建撫綏之術
心懷經濟先施惻隱之仁一事而加千萬人之恩一舉
而除千百年之害此大聖賢之作爲出自性天敷之宇
宙所當亘古不磨立爲儀表使後之來者聞風嚮慕爲
此環叩憲庭仰祈慈電俯准將所頒憲示允令衆商勒
之貞珉建立於鹽坨掣鹽廳之旁使陋弊從此永絕而
商等均沐弘仁於無旣矣爲此連名上呈批及時掣放
禁革陋規此本院職守宜然原非沽譽今據各商呈請
刊刻前示永杜弊端如果有益聽爾等自爲可也

批劉鴻升等公呈

長蘆南所商人劉鴻升張起鳳和瑞李九如等爲舉綱
共戴恭謝天恩仍乞金批定例永受福德事切照長蘆
南所商困人稀苦不堪言近年以來每當前憲大老爺
案臨之日不得不竭肋露髓守法供給事屬舊例莫敢
言苦恭遇清廉仁明大老爺明鑒萬里清風兩袖裁革
陋弊僅食滄水誠仁人之盛事實父母之天心念窮困
之苦商感泣有地思罔極之弘恩圖報無門爲此公同
焚頂恭謝天恩仍祈俯念下情永垂令德金批定例道

司案存再行曉示庶貧商永受洪恩子孫頂戴無既矣
爲此上呈批各商困苦本院深切軫恤裁革供應亦屬
小事既據呈請姑准存案可也

批王茂生等公呈

山東闔運司票商王茂生潘瑞圖翟宗太尙盛益等二
十州縣呈爲叩謝天鑒夙弊首革紛攘積習公懇勒石
永垂良法以昭憲典以恤商困事切惟裕國首重安商
立法先宜革弊商安則課裕法嚴則弊絕如東運票鹽
地方昔年紛更不一非土棍盤踞卽勢宦霸爭朝夕屢
易李王迭更至康熙七年奉 旨不許勢宦土豪爭奪
地方又蒙前院牟大老爺出示招募如網商願認者許
其認克運辦商等奉 旨遵示各認爲業數年以來上

受刑室集 卷之四
不悞課下不病民不意法久弊生紛爭蠶起非勢惡恃
強霸占卽富豪用賄夤緣以致商業不安倉皇無主甚
至假借王府名色勢壓官長強奪者或借公保殷實朦
朧官長巧奪者或求當道以情代囑硬奪者或頂名復
業勾通混奪者鑽營百出謀奪萬端致衆商血本銷地
欲守不能欲去不得禍連訟結上下不寧不惟損商適
以傷民不特悞課適以病國鹽政至此紊亂已極今蒙
我 皇上聖明天縱 特簡賢良巡視東省肅清鹺政
况我大老爺鐵面冰心執法如山不懼權勢不受情面

洞鑒徃弊首先面諭一情不徇一商不更各安生業勿
事驚惶條告昭昭良規井井商等蒙恩真同罔極但恐
法久懈弛因而奸徒竊玩則商等被天恩而恩難常繼
沐良法而法不常行商等憂喜相循公求頒示勒石誌
弘恩於百世垂憲法於千秋庶商業永安國賦亦裕爲
此頂謝天恩連名上呈批票鹽地方朝更暮改病商悞
課莫此爲甚本院深悉此弊鐵面自矢毫不動搖前示
蓋恐假借撞騙故不得已指天要日大張告示耳然此
亦不過自盡職守之一端豈能永禁將來茲據公詞呈

請將前示勒石似屬無益如果爾等以為有裨聽便自
勒可也



